

南方来信



# 南方来信

越南外文出版社

1964年·河内

南 方 來 信

\*

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  
新越華報印刷廠印刷

\*

一九六四年一月河內第一版  
一九六四年一月河內第一次印刷

## 代 序

自越南的和平恢復以來，從南方寄到北方的信件成千上萬。由於僅僅幾百米寬的邊海河的阻隔，許多信件不得不越過國境綫，乘上汽車、火車、輪船、飛機，繞道亞洲、非洲、美洲，最後來到河內，好像一羣漂泊天涯的鳥兒，尋道歸巢。許多信件送到收信人手裏時，封皮已經皺折不堪，字迹模糊；這些信沒有貼郵票，也沒有郵電局的日戳，但是，走得最快，也最可靠。因為，它們是由人民無數只熱情的手傳遞來的，而且是在美吳集團——妄圖一手遮天，以十七度緯綫分割越南民族的匪徒面前傳過來的。

1963年年中，越南文學出版社收集了這些信件的一部分，匯成一個集子，於“爭取越南統一鬥爭日”九周年出版。本書一經出版，僅僅幾天內，就被讀者爭購一空。它在越南北方人民的心中，引起了深深的激動；各報刊贊嘆不絕。現在，本社選擇其中的一部分，介紹給中國讀者。

讀了這些信件，任何一個越南人都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。這，不是因為它們的文字技巧；相反，正是因為

大部分信件的言詞真摯而質樸，使讀者清楚地看到，這是不慣於表達感情的、普普通通的越南人的肺腑之言。他們所敘述的，都是耳聞目睹或親身經歷的事件。

這些信件，充滿令人悲憤的生動材料。寄信人的家庭橫遭分離，他（她）們的丈夫、妻子、兒女、兄弟姊妹、親友，爲了執行日內瓦協議的規定而離鄉背井，集結北上。當眼看着美吳集團正把臨時分界綫變成永久分界綫的時候，他（她）們在想什麼？在做什麼呢？他（她）們並沒有怨天尤人，也沒有唉聲嘆氣，更沒有像某些失敗者那樣咒天罵地。面對着整個民族的危難，他（她）們已經挺起胸膛，忍受種種困苦，採用種種方式，來消滅侵略者及其走狗。這是多麼令人欽佩啊！

在這場鬥爭中，首先，他（她）們要戰勝自己的感情，要克制住對於離家的親人——有許多是家庭的重要成員——的懷念；要戰勝恐懼，消除貪生怕死的心理；要樹立起堅定的勝利信心，相信以自己不屈的鬥志和手中的簡陋武器，一定能夠擊敗發動非正義戰爭的、擁有現代化裝備的敵人。這種必勝的信念，把他（她）們團結得像一個人，勇敢戰鬥，反對武裝到牙齒的、兇惡狡猾的敵人。

在這個集子裏的每一封信上的簽名者，正是這樣的人。而收信人呢，是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工作人員。過去，他們曾經參加抗法戰爭。1954年，他們離開十七度緯綫以南的家鄉，集結北上。從那時至今，家鄉受盡了敵人的蹂躪，親戚朋友飽嘗了種種痛苦，消息傳來，他們心

碎腸斷，爲親人的遭遇而傷心，爲敵人的滔天罪行而忿恨。他們極度仇恨用武力來分離他們的家庭、殘殺他們的骨肉匪徒們。

正因爲前述理由，這些信件有着一個突出的共同特點，那就是：爲了不讓親人看信後心情沉重，寫信人不願多談自己的內心活動。他們想讓親人看信後，感到驕傲、振奮，對家鄉的前途更有信心，以便安心參加祖國的建設。每一封信都或多或少地談到人民正義鬥爭的事跡，其中有的是他們直接參加的，有的是他們看到、聽到的。不論是未婚妻寫給未婚夫的、丈夫寫給妻子的，還是父親寫給兒子的、哥哥寫給弟弟的……所有這些信都表達了一個共同的信念：“我們正處於敵人的鎮壓迫害下，但是，我們學習遠離家鄉的親人的榜樣，正在展開不屈不撓的鬥爭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。讓咱們在祖國統一的那天重逢吧！”這是多麼動人而勇敢的語言！這是多麼明確而深刻的思想！

從美吳集團的監獄裏，發出了這些堅貞不屈、赤胆忠心的誓言。看了這些信，在我們眼前浮現着越南南方的種種悲慘景象，浮現着越南南方人民的英雄形象。我們看見了他們的心靈，他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可貴，他們的所作所爲是何等高尙啊！他們忍受了難以想像的痛苦，創造了非凡的事跡。

看了這些信，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置身於美吳集團控制地區的恐怖生活中；我們就會不知不覺地站在南方人民羣衆的身邊，目睹嗜血成性的魔鬼所進行的“掃

蕩”和他們所犯下的滔天罪惡；我們將和人民自衛武裝的戰士們一起，屹立在對敵鬥爭的最前綫；我們將跟着被捕的愛國志士一道進入監獄，遭受非人的折磨。這些信，將引導我們從城市到鄉村，從平原到山區，走遍整個越南南方，親眼看見英雄的人們怎樣忍受了種種艱難困苦，為保持祖國的榮譽，為建設解放區的幸福生活而戰鬥。

這種戰鬥，充分顯示了人們的革命樂觀主義——只有掌握了真理的人才有的樂觀主義。站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前哨的越南南方人民，他們最令人敬佩的究竟是什麼呢？是他們的愛國心，還是他們堅定不移的鬥爭意志？

正義永遠是無敵的，非正義的黑暗勢力遲早總要滅亡，——這是我們從這些浸透了血和淚的信中體會到的一條最深刻的真理。

越南外文出版社

親愛的光哥：

這封信是在我們親愛的省會裏給你寫的。現在，夜已深，家家戶戶都把門關得緊緊的；街道上響着美吳士兵格登格登的皮鞋聲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吉普車的馬達聲不時傳來。這裏，夜間跟白天一樣的難受。多少年來，我沒有能夠安靜地睡過一夜；每個夜晚，心中都交織着憂慮與思念。光哥呀，分別到現在轉眼已近八年了！

在這段時間裏，我只接到你一封字跡已經模糊的信。你可知道，我在看信時流了多少眼淚？這也許使你感到愕然，你堅強的妻子從來沒有在你面前哭過啊！我也感到自己的性情有點古怪！

可是，這樣的時刻很快就過去了。環境再不允許我



胡思亂想。我必須堅強、愉快地活下去，來養育女兒，並為目前的對敵鬥爭貢獻一分力量。

藩切市在年初的日子裏熱鬧極了。我們小組<sup>⊖</sup>的活動並不比別的組差。當我看見貼在牆壁上或飛舞在街道上空民族解放陣綫的旗子、傳單、標語時，心裏不禁感到愉快和自豪，因為其中有我的一小分功勞。光哥，你可知道，在那些歡樂的時刻，我又想到你……。

光哥呀！雖然離開你，但我身旁有着我們親愛的小女兒，這對我是莫大的安慰。現在她正睡得香甜。看着孩子的臉，我覺得有很多地方像你。在你離開家時，孩子的胎紅色還沒有褪，如今她已經八歲多了！我們分別時，你對我的囑咐，我完全記在心頭上，時刻留心照顧孩子的各方面。然而，我感到對孩子的責任是越來越重了。一有空閒，我就與孩子在一起。請你放心吧，我決不會忘記你的囑託的！

有一天，我回到家裏時，我們組裏的一個姊妹正和孩子講話：

“你爸爸什麼時候才回來？”

“什麼時候祖國統一，爸爸就回來。”

“什麼時候統一呢？”

“什麼時候沒有了美吳集團……”

聽了孩子的答語，我感到十分驚奇，心中又是高興又是擔心。高興的是，我們的孩子已懂點事了，大概是

---

<sup>⊖</sup>指地下活動小組。

她和那些有父親、叔叔在北方的比她大的孩子在一起玩時學到的，或許是哪個叔叔、阿姨教她說的。擔心的是，她年幼無知，隨便亂說，叫密探聽見了可就糟糕！所以我已再三囑咐孩子，不要隨便說這話。

光哥，有時在夜晚睡覺前，我把燈遮住拿出你的像片，對孩子輕輕地講：“這是爸爸……”並囑咐她不要告訴別人。孩子歪着頭，把臉貼在像片上，然後仰起臉來，低聲地對她爸爸的一切問個不停，她的問話是那樣的天真。這樣的時刻，我是永遠不會忘掉的。

光哥，好了！天快亮了，我就寫到這裏吧，下次再談。

吻你！

P. T. L.

1962年2月13日夜於藩切市



我親愛的八哥：

1961年11月接到你的信後，我當即給你回信了，不知道你收到沒有？一直沒見到你的回信。

今天，我又給你寫這信，首先祝你身體健康，在工作中不斷進步，不愧為祖國人民和父母的好兒子，我一生中最敬愛的丈夫。

我們一起生活的時間是短暫的，現在回憶起來如同做夢一樣。

我們僅僅在一起生活了三天，你就搭船北上了。很多時候，我總覺得似乎沒有真正地與你見過面，只是在夢裏看到而已。可是你那忠厚、樸實的形象，已經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永不會褪色了。

老實說，我還沒有來得及完全了解你，還沒有來得及想像我們將要怎樣地共同生活。可是，當我還在娘家時，我經常從媽和小十以及周圍的人，聽到關於你的述說，再加上和你一起生活的短促時間，我已或多或少地想像得出我倆將來的共同生活了。我了解到你是個好人，更覺得我們之間的情感是無可比擬的。

八哥，我們一起生活的時間是太短了，我們離別の時日比我們一起生活的時間長得太多了。

1961年，我在家裏第三次被他們抓去，這次他們拷打比較厲害，可是我還是像前兩次一樣半句話也沒有說出。他們把我監禁了三個月，其後，又進行調戲和收買；但是我隨時都想到你，堅決不做對不起你的事情。

他們奈何我不得，只好把我釋放了。我在家裏一個月，他們經常懷疑我，派狗腿子們盯梢、窺探、搜查、日夜盤問，我什麼工作都無法進行。媽媽怕牽連了她老人家，就叫我回娘家去住。當時，我心裏難受極了，越想念你，越可憐我自己，幾天不吃不喝，只顧着哭，却不知說什麼好。媽也跟着我哭。他們又來嚇唬要抓我，我要求回娘家，他們不肯，而要我到和大娘家去住，在和大娘家住了一個星期後，他們又要我搬到靠近郡公所的地方去住，以便易於監視。真是無法，我只好離開了家庭。和我一起走的還有與我的處境相似的兩個同伴。

現在我的身體還是很好，將近半年沒有生什麼病。八哥，在1961年你給我的信中提到的那件事，我已經給你說過了，可是不知你是否收到信，現在我再講給你

聽。在我們分別前，你給我留下的比黃金還珍貴的紀念，在我被那些殺人的惡棍拷打後，患了病，就不存在了。八哥，請你了解我，我是非常盼望……。我心痛極了，但我又想，許多其他姐妹可不都像我一樣。

關於家裏的情況，我知道的是，媽和家裏的人都很健康。小十還是與媽住在一起；她結了婚，還沒有小孩。她的丈夫現在已加入了人民武裝部隊。

至於我家，媽媽、繼父和弟妹們都很健康。還有五姑家的七哥、三哥和小助都參加了團體的活動；小助工作非常好，他剛被評為縣的積極份子。

信雖已寫得很長，也無法將八九年來蘊結着的思想和感情寫完。我祝你愉快、健康，在工作中不斷取得更多新的成績，這樣我就高興了。

我永遠屬於你！

你親愛的妻  
心

1963年於廣義省山靜縣

九哥：

.....

你還記得B.V.吧！B.V.屬D.H.縣，是東區到塔梅草原通道上的一個村落。如果說，B.V.在和平剛恢復時是那麼歡樂、熱鬧，鄉親們見面手握手喜形於色，那麼，在我軍集結北上後，整個村莊已籠罩在冷寂和窒息的氣氛中。就在這個小村裏，每天都發生着蠻橫無理的事。尤其是1962年初，美吳匪徒給B.V.圍上比人頭還高的密密層層的竹籬，竹籬下滿佈尖竹和荊棘。鄉親們被趕進這窄小的圍籬中，和雞、鴨、豬、牛擠在一起生活，糞便遍地，穢氣沖天，造成許多疾病，又沒有醫生和藥品。這就是B.V.“戰略村”的景況。

在這個“戰略村”中，霸佔土地、拉伕、明目張膽的搶奪等事件已成家常便飯。惡棍沖進人家屋裏，強姦婦女的事件屢見不鮮。這一帶的商店，因為“吳大人的軍隊”買東西不給錢而傾家蕩產。這伙大兵不用邀請，常在人家開飯時闖進去吃，還要茶酒齊備，不然就給你加上“輕視政府人員和軍隊”的罪名。在這裏，鄉親們家家都是飢一頓飽一頓，常常要為一頓飯一斤米而東奔西跑。可是，最令人痛心和同情的是六嫂家的境遇了。

和其他各戶一樣，六嫂和丈夫、兒女也被趕進了“戰略村”。她本來是窮苦農家的女兒，手不停活，對農活很熟練。可是，被趕進“戰略村”後，她就無事可做了！許多時候空閒着，她想到“戰略村”外找尋生計，却得不到批准。許多不幸的事故就接連發生了：六嫂的丈夫染了癱瘓症，病情日益嚴重，躺在床上不能動彈。對六嫂說來真是禍不單至啊！家裏所有的事都由她一人來擔負。但是，只要有活做，能掙錢給丈夫治病和養活孩子，這付担子她還是可以挑起來的。問題是，在這個“戰略村”中，能找到什麼事做啊？給鄉親們縫補衣服嗎？打掃街道或燒鍋茶水去賣嗎？樣樣都難。這兒人多活計少，鄉親們都窮得揭不開鍋蓋，誰還要雇你縫補衣服呢……。她走投無路，感到悲觀失望。有時，她對同境遇的鄉親們吐露心事說：“得找個辦法才行啊！……”一天，吳庭艷的爪牙到她家來，把她的丈夫也登記在伕役花名冊上。他們說：“你的丈夫要是不能服役，承蒙上司之恩，也可以免役，但要繳納八十元！”

“八十元！”六嫂簡直驚呆了，一動不動地站着。都沒有下鍋的米，丈夫兒女餓得半死了，哪來的錢呀？

好幾個夜晚，她都不能合眼，最後想出了一個辦法：剃光頭，賣頭髮來繳納“免役費”。她把這主意告訴鄰居，好些人都勸止她。不過，敵人催逼得越來越緊，她只好拿起剪刀，含着淚水，把頭髮貼根剪光，然後分成四把，請人代賣，繳了免役費。

九哥呀：六嫂的悲慘遭遇，也正是千千萬萬被趕進“戰略村”的人的遭遇啊！

對於這種飢寒交迫的非人的悲慘生活，人們能夠再忍受嗎？

不！B.V.區雖然還處在敵人的魔掌下，但，鬥爭的火焰已經猛烈地燃燒起來了。有一天夜裏，鄉親們挺身起來搗毀“戰略村”，而站在羣衆鬥爭最前列的，是一個纏着頭巾的女人，她就是六嫂啊！

你親愛的弟弟

陳 春

1962年第九個春節於隆安



親愛的釗：

……今天早晨，戴拉奴街上，玉蘭花含苞欲放，散發着陣陣清香。上教堂做禮拜的人流，靜靜地湧向巧橋方向，教堂的鐘聲，迴蕩在空中。一排排的杉樹沉睡未醒。碼頭那邊響起低沉的笛聲，傳遍了各街道。釗，你是知道的，勤詩市的黎明是多麼絢麗，多麼富有詩意啊！

但是，釗呀，我的心總是不能平靜。我手托下巴，默坐凝思……。自抗戰結束以來，在曾被譽為“西都”的這個南部西區的中心城市裏，敵人的佈防越來越嚴密。儘管這樣，手榴彈還是不時在侵略者的頭上開花。我想，應該特別談談的是孩子們用手榴彈勇敢殺敵的事